

进入岚县那天,风很大,气温很低,一下子让已经发芽的三月回到冬天。

迎着风,在残垣断壁中开启了岚县寻踪。

上第一处高地时,狂风呼啸。尘土飞扬中下车,逆风中将车门艰难关上,扭身拨开荆棘,攀上。前方一片田地,远处是县城高楼。同行的岚县政协巡视员杨亮明手一指,告诉我们前方便是秀容古城遗址。

一片平凡的土地,瞬间让人肃然起敬。一千多年前,这里曾挥洒过北魏的风云啊!眼前猛烈的狂风,莫非是古老的声音?曾经,这里城门开合,将士出征,百姓安居……我在脑中迅速复原出一座来自北魏的城。

今天,四周还分布着东村、南村、西村、北村几个方位的村庄。曾经的一切都化为云烟,只留下这些村名,静静守护着曾经的城,延续着曾经的精神。

这是我第一次来岚县,这个肉眼看上去普通

城墙上。里面的土墙,是宋城;外面的青砖,是明城。所谓的砖包城,是我第一次所见。

从镇上一路走来随处可见的大青砖,便是这明代所砌的城墙砖。当年,一双又一双手,用一块又一块青砖包裹出一座崭新而结实的城,壮观,宏伟。多年后,一双又一双手,将一块又一块青砖拆除,让一座傲人的岚城,化为乌有。

人造了城,人又毁了城。

遍地的青砖,过早结束了它们神圣的使命,看上去也便失去了初始的精气神,只能零零落落散布在今天的岚城镇,固守着明代的记忆。

俯瞰,正下方是一大片整齐的土地,却被告知那就是宋代的城墙。多么雄浑的城墙啊,今天的人们,在城墙里打窑洞居住,在城墙上耕种收割。

城墙上下来,是不是就结束了岚城的历史?然而,车继续向北,离开宋城。

车子小心行驶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,再次



刘 力

岁月如溪,人生易老。无论怎样挽留,时光的步履都匆匆向前。心却可以不老,只须你在年龄和时代的接点替心梳理替心穿件美丽的衣裳。

童年的我,悠然乡野,心迹毫无掩饰。蓝天白云,阳光大地,是心中的全部,是包裹心田的梦中衣裳,是心的花衣。人与人之间满是挚诚,心中绽放的是灿烂阳光。

许多年以后,我仍在怀念那份童心,哼着“小小少年,没有烦恼……”唱着“红星照我去战斗……”

岁月的年轮驱走了稚梦,装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,有了忧虑烦恼,有了压力和责任。触了趋近现实的心电图,图表上的曲线便是生活颤音的刻度。于是,替心穿衣的念头渐显,谁也不愿做长不大的孩子。

两位要好的同学因毕业分配爆发争执,互揭老底,数年同窗,昔日心与心的交流碰撞出沙哑的音符,竟然没有丝毫的掩饰。数十年过去,依然形同陌人。

做学生编辑,伏案编辑室,加之身穿父亲送的黑呢上衣,表面的老气便隔阻了与同龄人心的交流,直到袒露心迹才又汇入熙攘人潮。是的,替心穿衣也有内外的讲究。

穿什么衣?有好心人劝诫,“不可全露一片心”“留点心就长得大”,很长时间未解其中深意,仍以灼热坦诚向着世界,换来一句“不成熟”,换得些迷惑不解,也换得些撞头碰壁,却固执坚守“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。清晰地知晓人生之歌如世外桃源,音符的真谛全由心去感应,不知不觉,花落花开几春秋。

矜持、稳重、宽容、含蓄,这类字眼渐次走进心中,岁月让心渐渐成熟,心曲入乡随俗,心律搏动就有规有律,风吹雨淋,日晒夜眠,泰然处之,或许这便是走向成熟的标志,虽然达标很难很难。

二十七年前,父亲的心脏过早停止了跳动,灵前,我的心步入了冬季。父亲一生坎坷曲折,刚正不阿,绝不随波逐流,一辈子也没替心穿好那件衣服。我在夜色中沉思警醒,暗想自己该长大了,心里该添点宽容和大度,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期许吧。

一生从教从文,也办了不少活动,始终秉承一个理念,多做好事多做善事,便会有更多的挚友,数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个梦,如今,四面八方好友的慰藉便是替心穿衣的收获季。安坐机关,貌似清闲,却常有油流环身而过,便要替心穿衣,替脚穿鞋。遇污泥而不染,永生护住自己正直情怀,做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。

一年前,母亲也离开了我们,积蓄已久的泪水水喷涌而出,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年。送别母亲便始择衣,作为长子,该负起家族之责,便收起悲哀,把怀念珍藏心底,替心穿好衣,继续走在人生前行的路上,承父母家风,迎岁月风霜,寻人生美丽,这便是母亲的嘱托。

时光易逝,童年、青年、中年,还没认真体味便步入老年,天若有情人亦老,心的衣衫也五彩缤纷。穿得华丽点,穿得粗糙点,穿得朴素点,穿得体面点,全由自己。常常换换衣衫,更能体味四季更替人情冷暖。

回忆是座桥,通往时光隧道。执着岁月赋予的教诲和启示,品茗父母师长一路的哺育和叮咛,替心穿好衣,便走得坦坦荡荡,不论春夏秋冬。时时感觉别人的聪明睿智,又时时慨叹自己的脆弱渺小;时时感觉别人的善良伟大,又时时遗憾自己的欠缺不足。耐住寂寞耐住孤独,经欢乐经受愉悦,心会踏实些持重些,心路便越走越宽。

从呱呱坠地至年近花甲,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,替心穿衣的念头在不同的年岁不同的时光萌起和交替,岁月逝去,年轮陡增也愈加清晰。当我老了,前面的路却还很长,还得自省:替心穿衣,穿件舒服舒坦舒心的衣服,健康快乐幸福地走下去……

(题图:张朝曦 绘)



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县城,骨子里竟然暗藏着诸多古老的玄机。

次日一早从岚县县城出发,走苏北线,17公里后进入岚城。单听名字,就知道岚城有历史。可是今天,它只是一个乡镇所在地。

然而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乡镇。岚城的气息很独特,散发着与县城大不同的味道。前一日呼啸的大风停止了,气温却只有零下三度。脸与耳朵冻得像冬天一样冰冷,走得久了,甚至有些冻脚。

行走在窄窄的巷道里,一眼便是一块又一块大青砖。随便一个普通人家院落,或者一墙,或者一截,或者一堆,以各自的方式与历史共存。一问,果然是明代城墙的砖。前一日脑中北魏古城犹在,而今却要穿越到明代了。

可是,这个上午,对岚城的寻访,明代仅仅是开始。

从岚县到岚城,跟着杨亮明这个既热心又精通的专家走过岚城镇城内村,再次攀上第二处高地。彼时,天蓝得碧眼。

高高的一道坡中间,一道残缺的墙体出现在眼前,外面是砖,里面是土,像一道长长的伤疤,裸露在阳光下;又像是开合的一张嘴,向走进的人们诉说着伤痛往事。

原来,这里就是宋城的西城墙根,我们就站在

攀上第三处高地。视线的远方,又是一层一层的田地。田地上方,清晰地又是一道长长的土城墙。

是隋城遗址。隋炀帝大业十年(614),东西长800米,南北长1000米的隋城在这里创建,持续550年。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(1097),在隋城内新建了宋城,地域也就是今天的岚城镇,隋城从此退出历史。明万历五年至十年(1577—1582),有了青砖,人们便给土城墙穿上华丽而坚硬的外衣,将宋城包裹起来。

只是包裹着包裹着,紧紧依偎的宋与明,就被后人生硬剥离。

今天,无论是北魏遗迹,还是隋城、宋城、明城,都早已退出这片土地。走在今天的岚城镇,不时散落着从隋朝到民国的历史遗迹,那曾经的边边角角,寂寞诉说过往昔。

离开岚城,已是中午,气温升高了不少。回程,路经一个叫“闹沐浴村”的地方,有岚城河静静流过。村边,一处岩高1.7米、长3米的石刻矗立在路边,上面字迹异常模糊。从介绍看,为宋皇祐二年(1050)所题,为两位名叫孙量郎、凡帷纯的人同游随记。

二者何人,百度搜不出任何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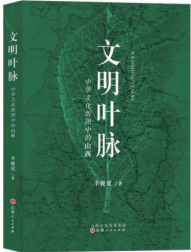
想来,他们与曾经的古城一样,悄然隐在历史的尘埃里。

连载

这神奇的景象,是自然造化,也充满了神性和诗意。而松花江并不直接发源于长白山,她是由锦江和漫江两条水系汇流而成的。在池南区的满族祖源地之一建州女真纳股部的古城,我们看到了“两江合一江”的壮观景象。锦江、漫江,都是后来改的名字,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明神宗年间,锦江叫紧江,而漫江叫慢江。紧江,顾名思义,就是水流湍急的江,而慢江就是平缓漫漶的江水。慢江开阔清浅,沿着山根迤迤飘摇而来,仿佛衣袂飘飘的仙子;而紧江斜刺里从茫茫林海冲出,如同骑着快马的佩剑书生,他不由分说将仙子挽上马背,相携奔驰而去。他们萍踪所过之处,就是头道松花江了。紧江和慢江在我们眼前清晰而完美地汇成了松花江,仿佛讲述着一个亘古的动

人传说。然而,任何传说故事又都不足以承载她的神性和美好。

清入关伊始,顺治帝就颁旨封禁长白山,直到两百多年后才解禁开放。无论清廷是否为了保护他们的“龙兴”之地,长达两个世纪的封山育林却使长白山的生态得到了最好的保护。又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,我们走在原始森林之中,才得以领略大自然的本来样貌。在栈道的围栏之外,满目都是倒木,它们在山林之中寿终正寝,以雄伟和悲壮的姿态倒伏在新生的树丛之中,令人心生感慨。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这是自然的轮回,也是人世的写照。万物有灵,“顺其自然”而不自作聪明地去改变自然法则,就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敬畏之心了吧。李白有《登太白峰》一首,诗云:



60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西上太白峰,夕阳穷登攀。太白与我语,为我开天关。愿乘冷风去,直出浮云间。举手可近月,前行若无山。一别武功去,何时复见还。

写的虽然是秦岭的太

白山,却写出了我登长白山的感悟。我才疏学浅,借此以抒胸臆吧。

中浦院秋读漫步

“吴中盛文史”。浦东新区虽然拥有不到30年的历史,上海这块地方在春秋时可是属于吴越的。

秋日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,更像是一座拥有完整自然生态系统的森林。玉带般的白莲泾像一条护城河一样环绕着她,森林的中心还有一个北斗星形状的小湖,得名“七星海”。“海水”是从白莲泾引流进来的,形成了一个动静相宜的理想水系,有黑天鹅、白鹅、野鸭、鸳鸯等多种水鸟在湖中栖居,靠着吃水里的鱼虾和昆虫生活,并且因为生态系统好,已经能够自然繁衍。湖水也有人工饲养的锦鲤,并不惧怕鹅和水鸟吃掉它们,因为个头太大吞不下去。湖心

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,从地图上看像一只蜷蜷把头伸进七星海里饮水。竹林深处的国际交流中心是岛上唯一的建筑。我们全国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培训班被安排在这里上课。每天两次走过湖里芦苇掩映的木桥去往这里听课,教室窗户开着的话,还可以听到湖面上或者林子里鸟儿们的鸣叫声。野鸭枯燥干涩地“嘎嘎嘎”着,好像两根木棍相击发出的声音,又像一个人在开心地傻笑,但在词作家的笔下,这种灰扑扑长相平凡的候鸟有个美誉叫“鸿雁”,跟我一样,它们也是刚从北方飞来的吧。相比之下,那些藏在密林树冠中的鸟雀鸣声啾啾、互相唱和,就婉转动听多了。不过秋天的吴地依然树叶茂密,看不到它们的样子,更叫不出名字来。

随笔